

劉

氏

鴻

書

第十三卷

世系部

四

皇統

漢武

光武

東

昭烈

蜀

晉武

西

晉元

東

卷十三目錄終

鴻書

卷十三目錄

劉氏鴻書卷之十三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校正

皇統 四

漢武帝

孝武皇帝景帝第十子也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三年閩越圍東甌遣嚴助持節發會稽兵浮海救之五年置五經博士六年閩越王郢攻南越遣王恢韓安國擊之越人殺郢降元光二年幸雍祠五時詔問公卿曰朕

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帛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
侵盜亡已邊境被害朕甚憫之乃以韓安國李廣王恢
等將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誘至單于欲襲擊之單于
入塞覺之走六年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衛青出上
谷公孫敖出代公孫賀出雲中李廣出鴈門青至龍城
獲首虜七百級廣敖失師而還元朔元年冬詔曰公卿
大夫所使總方略一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
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
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差敬選豪俊
講文學稽叅政事所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廢舉孝廉幾

成風紹休聖緒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誦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入漁陽鴈門敗都尉殺略三千餘人遣將軍衛青出鴈門將軍李息出代獲首虜數千級二年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人遣將軍衛青李息出雲中至高闕遂西至符離獲首虜數千級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四年冬行幸甘泉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數千人五年春大將

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獲首虜萬五千級夏丞相公孫弘請爲博士置弟子員由是學者益廣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六年春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定襄斬首三千餘級而還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大克獲前將軍趙信軍敗降匈奴右將軍蘇建亡軍獨身脫還贖爲庶人六月詔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作白麟之歌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誅黨與死者數萬人二年冬行幸雍祠五時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至臯蘭斬首八千餘級夏將軍去病公孫

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斬首虜三萬餘級秋匈奴
入鴈門殺略數百人遣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皆出右
北平廣殺匈奴三千餘人盡亡其軍四千人獨身脫還
及公孫敖張騫皆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月也匈奴昆
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
以處之以其地爲武威酒泉郡三年秋匈奴入右北平
定襄殺略千餘人四年夏大將軍將四將軍出定襄將
軍去病出代青至漠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級至闐顏
山乃還去病與左賢王戰斬獲首虜七萬餘級封狼居
胥山乃還兩軍戰士死者數萬人前將軍廣後將軍食

其皆後期廣自殺食其贖死五年春丞相李蔡有罪自殺六年秋大司馬驃騎將軍去病薨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二年冬丞相莊青翟下獄死春起栢梁臺四年冬行幸雍祠五時十一月立后土祠於汾陰脍上還至洛陽封周孽子嘉爲周子南君以奉周祀封方士樂大爲樂通侯位上將軍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五年冬行幸雍祠五時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而還夏四月南越王相呂嘉反殺漢使者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等將兵并馳義侯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九月丞相

趙周下獄死樂通侯繼大坐誣罔要斬西羌衆十萬人
反與匈奴通六年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
河內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爲征西羌平
之馳義侯遺兵未及下便令征西南夷遂定越地以爲
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定西
南夷以爲武都牂牁越雋沈黎文山郡秋東越王餘善
反遣橫海將軍韓說中允王溫舒出會稽樓船將軍楊
僕出豫章擊之元封元年冬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
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躬秉武節
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

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
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
已縣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
臣服何但亾匿漠北寒苦之地爲匈奴虜焉還祠黃帝
於橋山迺歸甘泉是月也東越殺王餘善降乃詔曰東
越險阻反覆爲後世患乃盡遷其民於江淮春行幸緱
氏詔曰朕用事華山至於中嶽翊日親登嵩高御史乘
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令加增太室祠行遂
東巡海上夏四月還登封泰山降坐明堂詔以十月爲
元封元年復東巡海上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

於甘泉二年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夏還祠泰山至瓠子
臨決河命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塞河堤作瓠子之歌
還作甘泉通天臺長安飛簾館詔曰甘泉宮內中產芝
九莖連葉其赦天下賜雲陽都百戶牛酒作芝房之歌
秋朝鮮叛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
擊之又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
未服者以爲益州郡三年春作角抵戲三百里內皆來
觀夏朝鮮斬其王右渠降以其地爲樂浪臨屯玄菟真
番郡四年冬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
獨鹿鳴澤自代而還五年冬行南巡狩至於盛唐望祀

虞舜於九嶷登瀛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遂北至琅琊並海所過禰祠其名山大川春還至泰山增封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秋大司馬大將軍青薨六年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斲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舉茂材異等堪爲將相及使絕國者大初元年冬行幸泰山乙酉栢梁臺災十二月釐高里祠后土東臨渤海望祠蓬萊二月起

建章宮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爲歲首色尚黃數用五定
官名協音律遣因絳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秋行
幸安定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二
年行幸河東祠后土秋遣浚稽將軍趙破奴二萬騎出
朔方擊匈奴不還三年春行東巡海上夏還修封泰山
禪石閭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
來作西極天馬之歌冬行幸回中天漢元年春行幸甘
泉郊泰時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夏貳師將軍三
萬騎出酒泉與右賢王戰于天山斬首虜萬餘級又遣
因杆將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

北與單于戰斬首虜萬餘級陵兵敗降匈奴是月也泰山瑯邪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三年春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還幸北地祠常山瘞玄玉赦天下行所過毋出田租秋匈奴入鴈門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萬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因杆將軍公孫敖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遊擊將軍韓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彊弩都尉路博德步兵萬餘人與貳師會廣利與單于戰余吾水上敖與左賢王戰不利皆引還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

赤鴈作赤鴈之歌幸瑯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山
稱萬歲冬賜行所過戶五千錢鰥寡孤獨帛人一匹四
年春行幸泰山夏四月幸不其祠神人於交門宮若有
鄉坐拜者作交門之歌征和元年春還行幸建章宮二
年春丞相賀下獄死三年春行幸雍至安定北地匈奴
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三月遣貳師將軍廣利將七萬
人出五原廣利敗降匈奴六月丞相屈氂下獄要斬妻
子梟首四年春行幸東萊臨大海後元元年春正月行
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二年春二月立皇子弗陵爲
皇太子丁卯帝崩葬茂陵在位五十四年

漢世祖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白水鄉人高祖九世孫也王莽地皇三年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光武云劉氏復起李氏爲輔光武初不敢當然獨念天下方亂於是乃與李通從弟軼等謀起兵時年二十八矣兄伯升已會衆起春陵春陵子弟恐懼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見光武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稍自安光武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進攻棘陽拔之更始元年漢軍大破莽兵於泚水立劉聖公爲天子別與諸將徇昆陽定陵鄧皆下之莽遣王尋王邑將兵百萬

令盡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諸將皆惶怖
欲散走光武曰今兵穀旣少而外寇彊大并力禦之或
可立功如欲分散勢無兩全諸將咸怒曰劉將軍何敢
如是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
後諸將遽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光武復爲圖畫成
敗諸將皆曰諾光武遂與管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
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
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
敵勇甚可怪也時伯升已拔宛光武因復徇下潁陽會
伯升爲更始所害光武自父城馳詣宛稱謝司徒官屬

來迎弔光武惟深引過不敢自言昆陽之功又不敢爲
伯升服喪飲食語笑如平常九月三輔豪傑共誅王莽
傳首詣宛更始乃議都洛陽復遣光武行大司馬事持
節北渡河鎮慰州郡光武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人
喜悅會王子林詐以卜者王郎爲成帝子子輿立爲天
子都邯鄲遣使者降下郡國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徇
薊王郎移檄購光武十萬戶而故廣陽王子劉接起兵
薊中以應郎城內擾亂轉相驚恐於是光武趣駕南轅
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光武
乃馳晨夜兼行至滹沱河無船王霸詭言冰堅可渡至

則水果合遂得渡有白衣老父指曰努力信都郡爲長
安守去此八十里光武卽馳赴之因發旁縣得四千人
先擊堂陽貫縣皆降之王莽和我卒正邳彤亦舉郡降
又昌城人劉植宋子人耿純各率宗親子弟據其縣邑
以奉光武於是北降下曲陽衆稍合樂附者至有數萬
人復北擊中山等處移檄邊部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
應因入趙界拔廣阿會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寵
各遣其將吳漢寇恂等將突騎來助擊王郎時更始已
入長安亦遣其尚書僕射謝躬討郎光武因大饗士卒
東圍鉅鹿逆戰南蠻斬首數千級進圍邯鄲連戰破之

拔其城誅王郎收得吏人與郎交關文書數千章盡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更始乃遣持節立光武爲蕭王是時更始政亂四方背叛梁王劉永擅命睢陽公孫述稱王巴蜀李憲自立爲隄南王秦豐自號楚黎王張步起琅邪董憲起東海延岑起漢中田戎起夷陵又別號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脰大搶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光武先擊銅馬於鄴追至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光武復大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青犢赤眉賊入函谷關光武

乃遣鄧禹引兵而西以乘更始赤眉之亂建武元年光武北擊尤來大捨五幡於元氏連破之乘勝輕進幾爲虜咄大軍復進至安次與戰破之賊入漁陽光武遣吳漢率耿弇陳俊馬武等追戰於潞東及之平谷復大破之於是諸將議上尊號光武屢拒不行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所志耳今大王畱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大衆一散難可復合言甚誠切至鄙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

因復奏請光武於是設壇塲鄩南卽皇帝位建元建武
大赦天下是月赤眉立劉盆子爲天子九月赤眉入長
安更始奔高陵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十
二月赤眉殺更始而隗囂據隴右二年大司馬吳漢率
九將軍擊檀鄉賊於鄴東大破降之秋帝自將征五校
大破五校於萇陽降之三年馮異與赤眉戰於崤底大
破之餘衆南向宜陽帝自將征之己亥親勒六軍大陳
戎馬大司馬吳漢精卒當前中軍次之驍騎武衛分陳
左右赤眉望見震怖丙午赤眉君臣面縛奉高皇帝璽
綬出降四年吳漢擊五校賊於箕山大破之五年耿弇

等降張步於臨淄平齊地六年山東諸郡悉平七年帝
自征隗囂九年隗囂病死衆復立囂子純爲王十年來
歙等大破隗純於落門純降隴右平十二年吳漢臧宮
率舟師大破公孫述於廣都成都平十三年大司馬
吳漢還京十四年莎車國鄯善國遣使奉獻十六年交
趾女子徵側反郡國大姓及兵長羣盜處處並起攻劫
在所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
冀四州尤甚冬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
共斬一人者除其罪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十七年
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爲皇后甲申幸春陵置酒作

樂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言與人
不欺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理天
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十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等擊交
阯十九年援破交阯斬徵側因擊破九真賊盡降之六
月詔以皇太子彊爲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爲皇太子改
名莊二十一年遣馬援出塞擊烏桓冬鄯善王車師王
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二十二年烏桓
擊破匈奴詔罷諸邊郡亭候吏卒二十三年高句驪率種
人詣樂浪內屬二十四年匈奴薁鞬日逐王比遣使款
五原塞求扞禦北虜二十五年烏桓來朝南單于貢獻

稱臣又遣其左賢王擊破北匈奴却地千餘里伏波將軍馬援等破武陵蠻於臨沅叛蠻悉降二十六年作壽陵二十七年益州郡徼外蠻夷率種人內屬北匈奴遣使詣武威貢獻乞和親三十年鮮卑大人內屬朝賀中元元年使司空告祠高廟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賢明臨國子孫賴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于園四時二祭二年東夷倭奴國王遣使奉獻二月帝崩在位三十三年年六十二初皇考南頓君爲濟陽令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曰秀及王莽

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
字又爲白水真人云後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
陽遙望見春陵郭喈曰氣佳哉鬱鬱蔥蔥然及始起兵
還春陵遠望舍南火光赫赫屬天有頃不見王者受命
信有符乎

蜀漢昭烈

先主劉備涿郡人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貧與
母販屨爲業常與公孫瓚同師盧植由是往依瓚瓚以
爲平賊相常山趙雲來詣瓚備見而奇之雲遂從備興
平元年徐州牧陶謙疾篤謂別駕東海糜竺曰非劉備

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衛觭，遂領徐州建安元年，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袁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布乃引兵永陸東下。張飛敗走，布遂虜備妻子。備請降布，布亦忿袁術，乃召備復以爲豫州刺史，與并勢擊術。使屯小沛，備因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乃復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爲豫州牧，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布。三年，呂布復與袁術通，遣其將高順及張遼攻劉備。曹操遣將夏侯惇救之，爲順等所敗。順等破沛城，虜備妻子而還。備復走，操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

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值雷震失匙箸會操遣
備邀袁術術既南走備遂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
下邳身還小沛郡縣多叛操爲備備將數萬人遣使與
袁紹連兵操遂自擊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擒關
羽備乃奔青州因袁譚以歸袁紹紹聞備至身去鄴二
百里迎之五年秋劉備略汝穎之間還至紹軍陰欲離
紹紹乃遣備將本兵復至汝南六年秋操自擊備於汝
南備奔劉表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
兵使屯新野備後在荊州數年一日至廁所慨然流涕
表怪問故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韉骨皆消今不復騎髀

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十三年操軍至新野劉琮以荊州降琮表子也諸葛亮勸備攻琮以取荊州備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爲遂去過襄陽保江陵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騎五千急追備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追及於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遁去或謂備曰趙雲北走矣備以手戟指之曰子龍不棄我也頃之雲抱劉禪與關羽船會因得濟沔備遂因魯肅以歸孫權與權共破操於赤壁十二月備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諸郡皆降備

以諸葛亮爲軍師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租稅以充軍實以趙雲爲桂陽太守十四年冬孫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權復以妹妻備十五年冬劉表故吏士多歸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容衆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周瑜勸畱之權不聽備還公安聞之嘆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及周瑜卒魯肅代瑜肅乃勸權以荊州借備與其拒曹操十六年冬曹操遣鍾繇向漢中蜀州牧劉璋別駕張松說璋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

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爲也璋然之乃遣法正迎備法正至荊州遂勸備取益州龐統亦言於備備曰今日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以爲然乃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劉璋敕在所供奉備備入境如歸前後贈遺以巨億計備至巴郡太守嚴顏拊心嘆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至涪璋率步

卒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耀日往會之張松令法正
白備便於會襲璋備曰此事不可倉卒璋與備歡飲百
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備
并軍三萬餘人北到葭萌末卽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
心十七年冬備在葭萌十八年夏備進據涪城十九年
備進圍成都璋出降備自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爲軍師
將軍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等
璋之婚親也彭萊璋之所擯棄也劉巴宿昔之所怨恨
也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兢勸益州
之民是以太和初赤璧之役權遣使報備曰張魯王巴

漢爲曹操耳目規圖益州若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
先攻取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進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
所憂也於是遂遣周瑜率水軍往夏口備不聽軍過謂
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及備
取益州權聞之怒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二十年孫權
以備已得益州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備
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是歲曹操將擊張魯
備聞之乃與權連和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
零陵武陵西屬引兵還江州二十三年夏備屯陽平關
魏大將夏侯淵督張郃徐晃等與備相距備遣絕馬鳴

閤道徐晃擊破之郃屯廣右備又攻之不能克乃急書
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犍爲楊洪洪曰漢中益州
咽喉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二
十四年春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備曰曹
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歛衆拒險終不交
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
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卒與相遇遂前突其
陣且鬪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便大開
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令擂鼓以勁弩隨
後追射魏兵魏兵驚愕自相蹂踐盡墮漢水中備明日

來視雲營視其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操與備相
守月餘魏軍士多亡夏五月操引兵出漢中諸軍還長
安劉備遂有漢中秋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立子禪爲
太子是年孫權襲殺關羽取荊州魏文帝黃初二年春
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夏四月
漢中王卽帝位於武擔之南大赦改元章武初先主忿
孫權襲關羽至是遂帥諸軍伐吳竟爲陸遜所敗三年
夏先主薨於永安宮時年六十三矣遺詔勅後主曰勉
之勉之勿以小惡而爲之勿以小善而勿爲惟賢惟德
可以服人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可也

西晉武帝

武帝姓司馬名炎字安世祖懿初從魏武辟爲文學掾父昭居相國進爵爲王昭卒炎嗣晉上位尋受魏禪卽皇帝位都洛陽以金德王今西京河南府是也追尊祖懿爲宣帝伯父師爲景帝父昭爲文帝帝字量弘厚明達好謀能納直言承魏氏刻薄之風欲矯以仁儉有司言御座青絲絃斷詔以青麻代之初置諫官以傅元皇甫陶爲之元上疏乞舉清遠之臣以厚風節退虛鄙之子以懲不恪武帝嘉納其言號泰始十年改咸寧五年太康十年共二十五年

東晉元帝

元帝諱叡字景文司馬懿曾孫琅琊恭王子也初鎮建鄴以及懷帝被虜愍帝嗣立進位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西都不守羣臣因請卽帝位旣而王敦內叛四方貢獻多入敦府將相岳牧皆出其門元帝遂憂憤成疾崩在位六年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之識故司馬懿深忌牛氏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懿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鳩其將牛金乃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

劉氏鴻書卷終

第十四卷

世系部 五

皇統

宋武 劉

齊高 南

梁武

陳武

隋文

隋煬

唐高祖太宗

梁太祖 五代

唐莊宗 五代

晉高祖 五代

漢高祖 五代

周太祖 五代

宋太祖 趙

宋高宗 南

元太祖世祖

卷十四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十四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皇統_五

劉宋武帝

武帝裕小字寄奴素貧時人莫知唯琅瑯王謐知之裕常負刁逵社錢三萬被逵執不得脫謐代之償故裕德謐後裕伐荻新州有大蛇數丈裕射之明日至聞有杵臼聲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擣藥裕問其故荅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射合藥傅之耳裕曰王何不遂殺之曰劉寄

奴王者不死裕叱之皆散走裕遂收藥而反以傅金創無不立驗孫恩作亂於會稽朝廷遣將軍劉牢之往討以裕參府軍事牢之遣裕與數十人覘賊卒遇賊衆數千裕與戰獨奮長刀殺傷賊衆已而衆騎並至遂平山陰恩遁入海元興元年桓玄篡位遷晉主於潯陽乃與何無忌及弟道規沛國劉毅等密謀起兵玄聞義兵起懼謂所親曰劉裕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時衆咸推裕爲盟主庚申裕鎮石頭立畱臺總百官焚桓溫主於宣陽門外造晉新主於太廟命尚書王

叡率百官奉迎乘輿玄挾晉主走江陵劉毅何無忌劉道規等追之大破玄軍於崢嶸洲玄復挾晉主入蜀益州督護馮遷斬玄晉主至自江陵詔進裕侍中車騎將軍五年南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裕抗表伐之進至琅琊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將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必不能守險清野超聞晉師至引羣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敕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芟除禾

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
坐制此中策也若縱賊入峴出城逆戰非勝筭矣超不
聽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
而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
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與燕兵戰於臨
朐南叅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畱守
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裕從之丙子克其大城
於是因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運丁亥劉裕悉眾攻城
或曰今日徃亡不利裕曰我徃彼亡何爲不利遂進攻
獲超送建康斬之南燕滅盧循反廣州時裕將鎮下邳

進攻河洛聞循反乃班師次山陽卷甲徑造江上知賊
尚未至乃大喜四月裕至都時鎮南將軍何無忌與循
衆徐道覆戰死孟昶懼欲擁主過江裕曰今重鎮外傾
強敵內迫人情危駭莫有固志一旦遷動便自土崩江
北亦安得至設使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猶
足一戰乃移鎮石城賊大至裕曰賊若新亭直上且將
避之若回泊蔡洲成擒耳徐道覆欲自新亭焚舟而戰
循多疑少決果泊蔡洲裕登石頭使建威將軍孫處自
海道襲番禺戒之曰我于二月必破妖寇卿亦足至番
禺先傾其巢窟也二月盧循兵敗回至番禺果爲孫處

所破循走交州刺史杜惠度斬盧循父子函七首送都
下廣州平八年荊州刺史劉道規患疾以豫州刺史劉
毅代之毅與裕俱興復晉室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裕
知毅終爲異遣叅軍王鎮惡襲江陵克之毅及黨與皆
伏誅先是譙縱據蜀裕遣劉敬宣徃伐之譙縱求救於
秦秦兵至敬宣引還至是裕復謀伐蜀裕以朱齡石有
武幹以爲益州刺史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徃
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徃而料我當
出其不意循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備內
道若向黃虎正隨其計今大衆宜自外水取成都而以

疑兵出內水因函書封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視
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見書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
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千餘從內水向黃虎於
是諸軍倍道兼行尅日破城縱自縊成都平十三年衆
軍至洛圍金墉降之裕修復晉五陵置守衛三月裕率
大軍入河五月帝至洛陽謁晉五陵八月扶風太守沈
田子大破姚泓軍於藍田王鎮惡尅長安擒姚泓而關
洛平十月裕進爵爲王裕欲息駕長安經畧趙魏聞前
將軍劉穆之卒乃歸歸遂代晉國號宋三年宋主殂年
六十葬蔣山謚武皇帝

南齊高帝

高帝蕭道成東海蘭陵人也宋明帝卽位以道成非人臣相而人間流言咸云道成當爲天子故明帝疑之及蒼梧王卽位以道成爲右衛將軍領衛尉元徽二年江州桂陽王休範舉兵尋陽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致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請頓新亭以當其鋒乃單車白服出新亭壘未畢賊前軍已至乃使員外郎王敬則浮舸與戰大破之斬休範賊帥丁文豪軍至朱雀航王道隆劉劭並戰沒賊進至杜姥宅府軍長史褚澄又開東府納賊張永兵潰於白下宮內

傳言新亭亦陷太后執蒼梧王手泣曰事敗矣道成急遣軍士陳顯達張敬兒等從石頭濟淮間道自承明門入衛宮闕時休範典籤許公與詐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惑詣壘投名者以千數及至乃知是道成道成隨得輒燒焚之登城謂曰劉休範父子已戮身是蕭平南汝等名字皆已焚燒勿懼也遂分遣衆軍擊平賊道成振旅凱入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後蒼梧兇暴且道成威名旣重蒼梧深忌之道成憂懼乃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七月七夕楊玉夫等殺之而立順帝道成自爲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謀伐宋建元元年道

成卽帝位國號齊封順帝爲汝陰王仍弑之宋宗室無少長皆死齊主博學善屬文工草隸書弈棋第二品每曰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所著文詔中書侍郎江淹撰次之又詔東觀學士撰史林三十篇皇覽之流也在位三年

梁武帝

武帝蕭衍蘭陵人生有異光狀貌殊特爲兒時能蹈空行及長博學多通有文武才幹初爲衛軍王儉東閣祭酒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衍與沈約謝朓等並游號八友齊明帝將廢鬱林王毋與衍密謀及齊明卽位性

猜忌衍避時嫌解遣部出先是雍州相傳樊城有王氣至是齊明崩遺詔以衍爲都督雍州刺史衍長兄懿被害信至衍乃起兵殺東昏進爵爲王天監元年衍自立爲帝國號梁八年魏取梁三關十六年用釋氏法長齋食惟菜羹糲飯又詔宗廟牲牢皆以麴爲之普通五年魏有六鎮之亂梁復取三關改元大通梁主再舍身同泰寺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親爲四衆講涅槃經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三年太子統卒太子好讀書屬文謚曰昭明大同三年修長干寺阿育王塔時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年老厭萬幾又

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大同元年梁主幸同泰寺講三慧經太清元年高歡卒侯景來降二年侯景叛襲破臺城梁主崩年八十三謚武梁主少而篤學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燃燭常至戊夜撰通史諸經牋奏諸文及陰陽緯候卜筮占決草隸尺牘騎射莫不稱妙晚乃溺信佛道在位四十八年

陳武帝

武帝陳霸先少倣霍有大志及長涉獵史籍讀兵書明緯候孤虛遁甲之術武勇明達爲當時推服常夢天開

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納之口中及覺腹內猶熱以軍功除太守侯景寇逼霸先將赴援時湘東王繹承制遣征東將軍王僧辯督衆軍討侯景授霸先東揚州刺史三年霸先帥師發自豫章進討侯景景敗走承聖三年進霸先司空及魏平江陵霸先與王僧辯等請晉安王方智以太宰承制晉安王至自尋陽方入居朝堂而齊適送貞陽侯明還僧辯納之霸先固爭不從九月霸先討王僧辯甲辰霸先至石頭遣勇士襲僧辯僧辯就擒於是廢貞陽侯而奉晉安王卽位太平八年霸先代梁卽帝位國號陳在位三年

隋文帝

文帝楊堅武川鎮人也父忠從宇文泰起兵關西位隋國公堅沉深嚴重以父勲授驃騎大將軍周明帝常遣善相者趙昭視之昭詭對曰柱國耳旣而陰謂堅曰公當爲天下君必大誅殺而後定武帝卽位堅襲爵隋國公建德中從平齊天元卽位堅以后父徵拜上柱國大司馬時天元病暗不能言靜帝幼冲堅受遺輔政堅夜召太史庾季才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爲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北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爲箕穎之事乎堅默

然久之曰誠如君言堅建隋國大定元年遂篡位降封
周靜帝爲介公初隋主輔政楊后雖不預謀然以嗣主
幼冲恐權在他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意不平
及篡位憤惋愈甚隋主欲奪其志誓不許堅性猜忌旣
獲大位殺諸王弑靜帝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十三
年詔營仁壽宮於岐州之北於是夷山堙谷以立宮殿
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頓顛仆者推填坑坎覆以土石
因而築爲平地又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
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卽死信任楊素素復任情不平
開皇二十年廢太子勇立晉王廣爲太子仁壽四年寢

疾暴崩廣爲之也在位二十四年

隋煬帝

煬帝廣大業元年詔楊素營建東宮內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南接澗北跨洛凡大江以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盡輸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導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以達河復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以達於淮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楊子入江渠凡廣四十五步渠旁皆築御道植楊柳自長安至江都離宮四十餘所江南造龍

舟及雜船數萬艘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爲方丈蓬萊瀛洲諸山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緣渠作十六院門門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爲花葉色渝則易以新者沼內亦剪綵爲荷菱芡芡十六院競以有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主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遊西苑作清夜遊曲馬上奏之秋行至江都發顯仁宮自漕渠出洛口御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廟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又有朱鳥蒼螭白虎玄武青

鳧凌波等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
乘之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謂之御脚皆以錦綵爲袍
又有平乘青龍艨艟八擢數千艘并載兵器帳幕兵士
舳艫相接二百餘里照耀川陸騎兵翊兩岸而行所過
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二年東京成詔議定輿服儀
衛制度課州縣送羽毛水陸禽獸有堪筆牦之用者三
月發江都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文武之
盛近世莫及也多製豔篇令樂正造新聲播之音極
哀怨三年下詔安輯河北巡省趙魏車駕過鴈門自榆
林出於是發榆林北境東達於薊關御道長三千里廣

百步突厥啓民可汗與公主來朝行宮乃令爲大帳可
坐數千人以宴啓民及其部落數日駕發榆林甲士五
十餘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
容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又作行城周一千步以
布衣板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爲神因大悅賦詩曰呼韓
頓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吏部侍
郎裴矩知主好遠畧撰西域圖記三卷奏之主於是慨
然慕秦皇漢武之功將通西域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
繼所經郡縣疲於迎送糜費以萬萬計秋詔發丁男百
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蘇威諫不聽高頴賀若

弼皆坐誹謗被殺四年夏至五原因出塞巡長城行宮
設六合板城載以槍車每頓舍則外其轅以爲外圍內
布鐵菱次施弩牀以繩連機有人觸繩則弩機旋轉向
所觸而發主無日不治宮室然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
久而益厭矣每遊行左右顧矚無可意者乃備天下山
川之圖躬自歷覽以求勝地可置宮苑者詔於汾水之
源營汾陽宮五年改東京爲東都二月至西京三月西
巡河右至西川陳兵講武將擊吐谷渾其大酋帥男女
十餘萬口來降因謂侍臣曰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禮而
江東諸主多傅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禮也

昇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有奇戶八
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餘里南北萬四千八百餘里
隋氏之盛極於此矣車駕東還行經大斗拔谷山路險隘
魚貫而出風雨晦冥饑餒沾濕士卒多凍死後宮妃主
狼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九月駕入西京冬復詣東
都六年正月主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於端門街盛陳
百戲胡客每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徹不取
其直給之曰中國豐飽酒食例不取直胡人皆驚其黠
者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無衣者不以與之纏
樹爲何市人不能荅三月至江都宮以王世充領江都

宮監冬勅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通龍舟七年自江都至涿郡御龍舟渡河入永濟渠遂下詔討高麗敕幽州總管往東萊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畧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於是始相聚爲羣盜所在蜂起攻陷城邑莫能禁止八年至遼東七月進軍至薩水高麗擊之諸軍俱潰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二千七百人爾九年始募民爲驍勇命衛文昇等輔代王侑留守西京二月主復議伐高麗三月至遼東命越王侗留守東都時所在盜起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遼東城旣久不拔主乃遣造布囊百

主欲積爲大道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
八輪樓車高出於城欲僦射城內會楊玄感反書至乃
還及玄感戰敗主乃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蓋知人
不欲多多卽相聚爲盜爾不盡加譴無以懲後於是又
殺三萬餘人百姓凡受玄感賑發者皆阮之感所善文
士俱坐徙邊捕誅主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
主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冑死主誦其佳句曰庭
草無人隨意綠是譙語耶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
藉緒餘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矣十年復
伐高麗時天下已亂徵兵多不至高麗亦困弊乞降主

月還西京十一年行至太原四月至汾陽宮避暑宮城
迫隘百官士卒布散山谷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
義成公主遣使告變駕馳入鴈門突厥急攻鴈門矢及
御前主大懼抱趙王杲而泣目盡腫納言蘇威侍郎蕭
瑀以帝女嫁外夷必恃中國之援又將士之意恐陛下
既免突厥之患還事高麗若發明詔諭以卽赦高麗專
討突厥則衆心自安矣主乃親巡將士而告之又遣間
使求救於義成公主公主使告始畢始畢解圍去主乃
還九月還至太原蘇威言於主曰今盜賊不息士馬疲
弊願陛下亟還西京深根固本爲社稷計宇文述曰從

亡妻子多在東都宜便追向洛陽自潼關而入主從之
至東都顧盼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意謂鄴日平
楊玄感殺人尚少故也玄感之亂龍舟水殿皆爲所焚
詔江都更造凡數千艘制度仍大於舊者十二年詔毘
陵通守集十郡兵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
里內爲十六離宮大都微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
又欲築宮於會稽會亂不果七月江都新龍舟成宇文
述勸至江都從之遂至江都以李淵爲太原畱守五月
唐公李淵起兵趣長安迎代王卽位遙尊煬帝爲太上
皇唐高祖淵武德元年隋主至江都荒淫益甚然見天

下已亂亦擾擾不安汲汲顧景惟作吳語嘗夜置酒仰
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儂不失爲長城
公卿不失爲沈后且共樂飲耳又引鏡自照顧謂蕭后
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笑曰貴賤苦樂迭爲之
亦復何傷主見中原板蕩無心北歸乃命治丹陽宮將
徙都之時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思鄉多謀叛歸虎
賁郎將司馬德戡素有寵乃與所善虎賁郎將元禮直
閣裴虔通等謀弑隋主主曰天子死自有法不可加以
鋒刃取鴆酒來文舉等不許乃自解練巾授行達縊殺
之在位十二年

唐高祖太宗

高祖李淵隴西成紀人北涼王暍之後初隋主以淵爲太原畱守淵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玄霸先死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傾身下士散財結客長孫順德與劉弘基避地晉陽與世民及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相與同宿文靜見世民而異之謂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後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

際有真主驅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爲令數年知其豪傑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帝業成矣世民恐淵不從乃說淵曰今主上無道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矣若順民心興義兵即可轉禍而爲福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乎世民徐曰天時人事如此耳淵曰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說曰人皆言李氏應當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願大人勿疑淵歎曰吾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

化家爲國亦由汝矣裴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死士欲舉大事衆情已協公意何如淵曰事已至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文靜乃詐爲敕書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民兵以擊高麗以故人情恟恟思亂者衆世民卽與劉文靜等各出募兵遠近赴集文靜復勸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遂以子元吉爲太原留守自帥甲士三萬發晉陽畱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迎立代王遙尊煬爲太上皇世民遂克長安武德元年宇文化及弑隋主於江都唐王淵卽皇帝位立世子建成爲太子世民爲秦王元吉爲齊王秦王遂平涇州降薛

仁杲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旣舍步兵又無
攻具直造城下衆皆以爲不克而取之何也秦王曰羅
暉所將皆驍將悍卒吾特出其不意破之斬獲不多緩
之則皆入城未易克也急則散歸隴外折撼虛弱仁杲
破膽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之衆乃服二年唐定租庸
調法已而劉武周等攻陷并州齊王元吉奔長安武周
將宋金剛進逼絳州復陷龍門關中大震秦王請曰太
原王業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願假臣精兵三萬必
平武周克復汾晉于是發關中兵以益秦王秦王引兵
自龍門渡河屯柏壁與金剛相持金剛戰屢敗食盡北

走秦王追及大破之乘勝逐北劉弘基諫其深入秦王
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阻宜乘勢攻之遂策馬而進
追及金剛於鼠雀谷大破之秦王復引兵趣介休尉遲
敬德尋相舉介休降秦王得敬德甚喜以爲統軍使將
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而并州果復後尋相等復叛
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秦王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
之後邪引入臥內與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
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欲去以此金相資已而
秦王以五百騎行戰地王世充帥驍騎萬餘卒至圍之
單雄信引槊直趣秦王敬德躍馬大呼橫槊刺雄信墜

馬翼秦王出圍更帥騎兵還戰世充大敗僅以身免秦
王兵久圍洛陽城中乏食竇建德悉發衆西救洛陽軍
于成臯之東原遣使與世充相聞記室薛收曰世充所
將皆江淮精銳但乏糧食建德遠來兵亦精銳若縱之
至北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未已今
宜分兵守洛陽堅壁勿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臯以
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旣破世充自下乃使屈突通等
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秦王東趣武牢覘建德之營使
李世勣等將從騎伏於道傍纔餘四騎與之偕進秦王
執弓矢尉遲敬德執槊相隨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

兵遇之以爲斥候也秦王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將建德卽以六千騎來追從者失色秦王曰汝第前行吾自與敬德爲殿於是秦王按轡徐行追騎至則引弓射之隨輒斃追者不敢逼秦王逡巡稍却世勛等伏兵奮擊大破斬之獲驍將以歸乃爲書報建德諭以禍福建德畱屯累月已未建德悉衆至秦王升高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見大敵今渡險而囂是無紀律也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饑勢將自退今與公等約甫過日中必破之也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饑倦皆列坐爭水飲秦王命宇文

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戒之曰賊若不
動爾速引歸動則引兵東出土及至陳前陳果動秦王
曰可擊矣于是諸軍大戰塵埃漲天秦王率史大柰等
出其陣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顧見之大潰建德中槩
墜馬遂囚建德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帥太子羣
臣詣軍門降世充建德之地悉平是年特置天策上將
以授秦王乃開館延文學之士竇建德故將劉黑闥復
叛起兵漳南據洺州盡有建德故地秦王攻拔洺水與
黑闥相持六十餘日秦王度黑闥糧盡必求決戰乃使
人堰洛水上流黑闥果帥兵萬人渡洺水壓唐營而陳

秦王自將精騎擊破之堤水大至衆遂潰黑闥奔突厥
秦王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武德九年高祖乃立秦王
爲太子太子卽位改年貞觀於弘文殿聚四庫書二十
餘萬卷置館於殿側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
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
宿衛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商確夜分乃罷嘗有白
鵲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瑞在得
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故事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
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
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至是上謂珪曰國家本

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正以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舍已從人亦復何傷卿等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除鞭背刑上讀明堂鉞灸書云人五臟之系咸附於背故有是命六年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更名破陣樂曰七德舞頒新定五經於天下縱死囚三百九十人還家復來歸獄詔赦之十七年廢太子承乾立晉王治爲皇太子高祖今上實錄成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爲亦類是耳何諱焉二十二年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諭之曰吾卽位以來不

善雖多顧弘濟蒼生肇造區夏汝今無我之功勤而承
我之基業苟竭力爲善則國家僅安若驕惰奢縱則一
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夫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
哉貞觀二十三年帝崩壽五十二

五代梁太祖

朱溫宋州碭山人少孤貧依蕭縣劉崇僖宗乾符二年
黃巢反朱溫從之及巢僭號使屯東渭橋次年陷鄧州
又二年以巢勢威據華州來降王鐸表爲同華節度使
賜名全忠又一年以汴宋軍驕難制移鎮宣武黃巢兵
攻汴州進至大梁全忠告急於克用克用追擊大破之

全忠請入其城置酒甚恭克用醉語侵之全忠不平連車塞路四圍掩擊克用踰垣突走縋城得免上表乞討全忠前後八上朝廷方務姑息惟事和解全忠遂無所憚光啓三年取曹濮洛孟昭宗元年破蔡州取宿州賜爵東平郡王二年兼宣義節度使四年取徐州九年取兗鄆十年取邢洛十二年取河中晉絳沁遼澤潞等州十三年迎車駕圍鳳翔十四年追梁王十五年弑昭宗十六年取襄陽封魏王加九錫弑太后十七年更名晃奉唐帝爲濟陰王卽皇帝位二年之後屢爲晉師所敗怏怏成疾愛假子友文欲授以國黜次子友珪爲萊州

刺史友珪雜控鶴軍斬關夜入刺其腹刃出其背燭紹
自立均王友貞起兵討之伏誅立於太梁三年襲晉陽
不克四年襲晉陽亦不克九年襲晉德勝亦不克十一
年攻晉德勝南城拔之十二年敗績於鄆州梁主不知
所爲命皇甫麟斬其首梁亡

五代唐莊宗

莊宗李存勗姓朱耶沙陀人先世事唐賜姓李至存勗
滅梁稱帝在位三年國亂被殺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
賜莊宗而告之曰梁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
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

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太牢告廟請其矢盛於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又何衰也方其盛時舉天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莊宗性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其戰於胡柳也嬖伶周匝爲梁人所得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曰身得不死者教坊使陳俊

內園裁接使儲德源力也莊宗皆許以爲刺史郭崇韜
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
始就封賞未及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
莊宗不聽常與羣優戲四顧而呼曰李天下何在伶人
敬新磨遽前以手批莊宗頰莊宗失色羣伶大驚新磨
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
大喜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
陛下母縱兒女醫人莊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
新磨以此譏笑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射新磨新磨急
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

驚問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夫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復大笑時諸伶獨新磨善俳而無他過惡其敗政亂國甚者景進史彥瓊郭門高三人門高獨與彥瓊共弑莊宗莊宗崩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李嗣源入洛得其骨葬於新安之雍陵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於門高焚以樂器豈不信哉

五代晉高祖

石敬瑭太原汾陽里人其先沙陀種明宗婿也明宗襲位以爲親軍兵馬侍衛使後授河東節度與潞王從珂

素不相能潞王入大梁見其骨立遂令還鎮許以永不
除代赴任三年欲移之天平遂舉兵反求拔契丹割盧
龍十六州以賂唐盡殺其諸子發兵討之敬瑭以契丹
與戰唐師敗績遂入洛陽稱帝每年奉表契丹稱子稱
臣元年范延克張從賓反六年安重榮安從進反晉王
悒悒成疾殂以少子重睿屬馮道使立之景延廣謂國
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爲嗣告哀契丹稱孫
而不稱臣元年契丹渡河李守貞分道擊之始退又攻
澶州不克遣使分道括率民財二年契丹南下符彥卿
破走之三年契丹大舉入寇晉將王清戰死杜威等以

兵降契丹遂入大梁重貴欲自刎聞待以不死復草降
表面縛待罪并其母妻俱執送黃龍府後又遣之給以
田使耕而食周顯德中自契丹來者云晉主尚無恙壽
三十四而卒晉亡二傳十一年

五代漢高祖

劉知遠太原人其先出沙陀後更名高始仕唐爲兵馬
使從石敬瑭與梁人戰敬瑭馬甲爲梁人所斷知遠以
已馬易之敬瑭得免由是親愛甚篤及鎮河東委以心
腹起兵時以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卽位後進同平章
事仍鎮河東及殂詔受顧命重貴寢之由是怨望開運

初年詔擊契丹屯樂平不進聞晉主北去自將東迎至
壽陽不及而還稱帝于晉陽契丹退發太原由晉陽六
月入洛陽改國號漢以弟崇爲河東節度使杜重威反
自至澶魏降之以下未之二月卽位至戊申之正月殂
長子承訓爲開封尹先一年卒次子周王承祐時年十
八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同受顧命發喪李守貞
趙思綰反以郭威爲四面招慰安撫使踰年思綰降守
貞自殺三年契丹入寇畱郭威鎮鄴時事皆決於弘肇
輩漢主厭爲所制與聶文進等謀誅之太后以爲不可
不聽俟弘肇等三人入朝伏甲士執而殺之遺之行營指揮

使郭崇韜曹威殺郭威威舉兵反詔慕容彥超禦之屯
七里店承祐自出勞軍旣陣彥超兵潰乃獨與三相及
從官數十人宿於寨旦將還宮至玄化門劉銖登門射
其左右遂回馬至趙村追兵至馬入民家爲亂兵所殺
漢亡二傳四年

五代周太祖

郭威邢州堯山人少坐事繫獄知遠出之每與謀議及
守河東以爲親將招吐谷渾殺白承福皆其謀也至由
晉絳入洛陽與有功焉漢主大漸詔受顧命無傳晉樞
密使後趙思綰等反威漸次討平加侍中赴鄴爲畱守

漢主殺史弘肇等遣使殺之劉銖因盡誅其子弟之在
都者威畱養子榮守鄴自將大兵向京師漢主殂請于
李后迎立武寧節度使劉贇未至自立於澶州改國號
周弑贇於宋州以郭榮爲鎮寧節度使二年慕容彥超
反於兗州討平之三月以榮爲開封封晉王四年殂榮
嗣位元年敗北漢兵于高平遂攻晉陽不克而還二年
遣兵伐蜀取秦階成州三年取唐鄂滁揚泰舒蘄等州
四年取壽泗及濠州五年取楚州唐主請去帝號奉正
朔六年自將伐契丹取瀛莫易置霸雄州遂攻幽州有
疾乃還立子宗訓爲梁王生七年矣是年殂宗訓襲以

趙匡胤爲歸德節度使踰年以邊警出師至陳橋自立
而還遷之房州封鄭王至宋太祖十四年卒周仁三傳
九年

宋太祖皇帝

太祖趙匡胤初生洛陽夾馬營中赤光滿室異香經宿
不散人謂之香孩兒營及長應募居郭威帳下柴世宗
卽位拜殿前都虞候從征淮南擒南唐驍將皇甫暉姚
鳳還拜殿前都指揮使又從世宗沿淮東下拔楚州屢
立奇功世宗一日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點
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乃命太祖代之世

宗崩子宗訓立會契丹入寇遣太祖禦之大軍發汴京
殿前都指揮使苗訓善觀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
摩盪指示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侍衛親
軍指揮使高懷德趙彥徽等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
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冊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因
以事白匡義及掌書記趙普共以事理譬曉諸將匡義
太祖之弟也黎明將士直逼太祖寢所曰諸將無主願
冊太尉爲皇帝太祖未及對共扶出廳事黃袍以加身
矣衆卽羅拜呼萬歲挾之上馬擁逼還汴太祖乃攬轡
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爲天子當從我命太后

主上不得驚犯公卿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入汴時方早朝范質聞變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溥噤不能對太祖進登明德門令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將士擁范質等至遂奉太祖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國號宋遣使徧告諸國藩鎮加官進爵有差以其弟光義爲殿前都虞侯趙普爲樞密直學士尊母南郡夫人杜氏爲皇太后上欲察羣情向背頗爲微行或諫之上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建隆二年皇

太后杜氏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謂帝曰汝知所以得
天下乎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也汝百歲後當傳位
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
帝泣曰敢不如教上自卽位以來先平荆南獲高繼冲
得州三縣十七繼平湖南降周保權得州十四監一縣
六十六上以湖南旣平思得通蠻情習地勢者以鎮撫
之辰州徭人秦再雄武健有奇畧上聞卽擢爲刺史使
自辟吏再雄至州訓士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
山飛塹捷如猿猱又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
懷徠之意於是荆襄無復邊患乃命潘美尹崇珂帥兵

攻南漢郴州克之初南漢內常侍邵廷珪言於南漢主
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今
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請飭兵備遣使通好於宋南漢
主不以爲然至是始懼然是時上方謀下蜀未遑也上
命王全斌劉光義崔彥進王仁贍曹彬等將步騎六千
分道伐蜀全斌進次魏城蜀主命李昊草表請降前蜀
之亡也降表亦昊爲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
家官軍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縣百
九十八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上設氍毹于講武
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

笑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卽解裘圍遺中
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後王全斌崔彥
進王仁贍等晝夜宴飲縱部下鹵掠蜀人苦之曹彬屢
請旋師全斌等不從蜀兵憤怨遂作亂劫屬邑衆至十
餘萬獲蜀文州刺史全師雄推以爲帥於是邛蜀眉雅
及成都屬縣皆起兵以應師雄時成都城中降兵未遣
者全斌慮其應賊誘而殺之賴劉光義曹彬進擊大破
全師雄於新繁曹翰王仁贍又圍賊呂翰於嘉州翰棄
城走是夕翰還結衆圍城約以三鼓而進曹翰知之令
掌漏者止擊二鼓賊衆不集天明遂遁追襲又大破之

師雄走死蜀復平全斌等至具伏贖貨殺降之罪以潘美尹從珂伐南漢南漢主鋹出降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一日從上幸講武池上賜以卮酒鋹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罪固當誅陛下旣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上笑曰安有此乎命取鋹酒自飲而別酌以賜鋹開寶七年命曹彬潘美曹翰等將兵十萬伐江南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帝每恨之至是戒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城陷之日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仍以劔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彬自荆南發戰艦東下初唐池州人樊

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於采石江上乘小舟載
絲繩維南岸疾掉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因詣闕上書
請造浮梁以濟帝然之遣石全振往荆湖造黃黑龍船
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荆渚而下議者謂江濶
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帝不聽擢若水右贊善大夫
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潘美帥
兵渡江若履平地江南主危迫遣徐鉉求緩師鉉至言
於帝曰李煜無罪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柰何見伐帝
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鉉不能對而還踰月鉉復見
帝帝按劔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

臥榻之前豈容他人鼾睡耶鉉惶恐辭歸煜率臣僚詣軍門請罪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吳越王俶與妻孫氏于惟濬入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畱兩月遣還三月至洛陽上欲畱都羣臣咸諫上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義力請還汴乃不得已從之因歎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上友愛光義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在位十七年壽五十

南宋高宗

高宗名構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元

金人圍城遣之

出質金人疑非宗室更以蕭王代召之還八月復遣使
金軍許割三鎮至磁州爲民所留詔以爲天下兵馬大
元帥率師入衛至濟州而帝已北去遂卽位於建康元
年金盡陷河北州郡二年盡陷京西州郡三年粘沒喝
陷天長遂奔杭州苗傅劉正彥逼使傳位於子專賴張
浚等討賊乃復位兀朮舉人寇如臨安及陷南京自滁
和入江東復如越州十二月陷臨海遂走明州兀朮遣
精騎追之乃乘樓船入海四年金人襲之於海又走溫
州四月韓世忠邀之江中大敗之金人自是不敢復渡
江矣六年復秦州及熙寧七年復潁昌及金州八年復

襄陽六郡九年湖湘平十三年定都臨安金遣使來詔
諭江南許歸河陝之地十五年復取之岳飛收復河南
州郡追兀朮至朱仙鎮詔班師十六年吳璘收復陝西
諸州詔班師割唐鄧商秦之地畀金而樞密副使岳飛
十七年金人以袞冕來冊三十六年金主亮大舉南侵
至瓜洲爲下所殺三十七年內禪自稱太上皇又二十
五年殂先是元祐皇后降手書俾高宗嗣統其畧曰歷
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
之憂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
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

茲乃天意夫豈人謀

元太祖世祖

蒙古之先有曰孛端義兒母生二子而寡居夜寢屢有
光明照其腹又一乳生三子孛端義兒其季子也世奉
貢於遼金而總隸於韃靼至也速該勢愈盛生子鐵木
真紹興十七年也速該死鐵木真嗣立遂攻西夏大掠
而還至是建九斂日旗自號爲成吉思可汗侵擾雲中
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磧水以進攻西京取之凡破金
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
牛馬羊畜皆席卷而去繼又滅夏鐵木真死在位二十

二年年六十六廟號太祖蒙古窩濶台太宗立太宗與其弟拖雷率衆入陝西至封丘入鄭州攻汴城金主守緒知事急自經死遂以金之妃后宗室北去又攻洛陽取之金以亡蒙古蒙哥擊西域欽察諸部降之欽察去中國三萬里其人皆青目赤髮宋淳祐十一年元憲宗蒙哥立怒宋囚使臣命諸王不哥守和林自將南伐由西蜀以入直抵合州城下秋蒙古主死於合州忽必烈北還召竇默許衡至開平卽位還定都於燕命劉秉忠酌古今定內外官制後宋用賈似道不忠於宋擅拘留元使乃復起兵伐宋敗張世傑於焦山兵至崖山宋主

趙昺死之宋遂亡遣使窮河源行授時曆世祖旣定天下從容問劉秉忠曰天下無不敗之家無不亡之國朕之天下後當誰得對曰西方之人也又問劉秉忠曰今之定都惟上都大都耳何處最佳劉秉忠曰上都國祚短民風淳大都國祚長民風淫遂定都燕之計命劉秉忠築元京城及開基得一巨穴內有紅頭蟲不知幾萬問劉曰此何祥也劉曰異時代國家者此也世祖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之地青草一株置於大內謂之自儉草太祖起龍朔破大金世祖得襄陽平南宋天下一統取大哉乾元之義國號大元取至哉坤元之義年

號至元元姓奇渥溫世祖以上太祖太宗定宗憲宗四
主縱勛弘開國而宋皇御世實屬梗夷未集君統未建
國號及世祖始稱大元卽帝位其賀表詔云太祖嫡孫
先皇母列以賢以長止予一人於是俯順輿情勉登大
寶在位三十五年